

《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揭开近半个世纪前重大考古发现神秘面纱

一件件异宝奇珍尽显唐代艺术之美 见证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本报记者 李婷

在考古文博界,如果有人问,通过什么文物可以认识大唐盛世?答案中一定包括何家村遗宝。1970年10月发现的这些珍宝,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反而以独有的魅力,谜一样地吸引学界不断地探索、破解。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为人们揭开神秘面纱。

在书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系统解读,并附有数百幅全彩珍贵文物图片。高贵的玉器、奢华的金银器……一件件异宝奇珍尽显唐代艺术之美,也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偶然发掘出的两瓮一罐,惊呆了世人

1970年10月5日,西安南郊何家村正在进行房屋建设,当地地下挖到近一米深时,一个陶瓮露了出来。这个陶瓮看似普通,除了体量较大外,也无特别之处。可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有银碗、银盘、金盆、金杯……耀眼的文物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六天后的10月11日,在陶瓮北侧约1米处又发现一个陶瓮和一个银罐。经清点、登记,两瓮一罐内共有金银器、银铤、银饼、银板、钱币、玛瑙器、水晶器、玉器、金箔、铁金、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最多,共271件。金器总重量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夺目的闪耀令人惊叹不已。

据记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发现唐代窖藏文物约20处,可没有一处,在数量、种类和品级上能与何家村遗宝相比,它们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唐代物质文化的空白,其中许多更是前所未见。

伴随这些珍宝的发掘出土,一系列疑问随之而来: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精美的器物来自哪里?何时被埋入地下?为什么要埋入地下……近半个世纪,学界不断有专家尝试给出答案,各类论述层出不穷。然而,不管结论如何,对何家村遗宝价值的肯定却是出奇一致,认为它们尽显了大唐盛世的雍容与华贵,唐代精妙的艺术、文化的融合、宫廷贵族生活、金银制作工艺、租庸调制、医药等,都在这批遗宝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

杨贵妃“同款”,打破了人们对于香囊的常规认识

其中的一件国宝,和杨贵妃联系在一起,打破了人们对于香囊的常规认识。它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此前曾亮相《国家宝藏》第一辑第四期。

据史料记载,唐代安史之乱,玄宗不得不出走,杨贵妃在马嵬坡,并将其葬于马嵬坡。而后玄宗自蜀地重返京都,思念旧情,秘密派人改葬贵妃,但挖开旧冢时发现:“初葬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打破了人们对香囊的常规认知:古代的香囊形制多样,除了丝织品,还有金银制品。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波涛汹涌的水波中心托起一只戏水的海兽,边上却奇异地伴有一对鸳鸯,中西合璧的光辉闪耀在这件艺术作品上。

制图:冯晓瑜

香囊几乎是古代贵族女性必备之物,用丝织品制成。然而,丝织物易腐朽,何以杨贵妃埋葬后,“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出土,让人们得知:原来古代的香囊形制多样,除了丝织品,还有金银制品。它最初被叫做“薰球”,用白银制成,整体分三层,外层以花纹镂空,为两个半圆,以子母口合为一体。其内又设两层双轴相联的同心圆机环,大的机环与外球壁相联,小的机环安香孟。使用时,凭借最内一层半圆形孟的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论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孟总保持平衡状态。香孟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设计非常巧妙。

1987年4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又出土两件相似器物,再次证明:就是这种圆形、以往被称为“薰球”的器物,唐代人叫做香囊。这一名字被纠正后,激活了

以往对异种文献记载的记忆。比如,白居易诗曰:“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表明香囊有温度。《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表明香囊有重量……

据齐东方考证,唐代的香囊直径多在5厘米以下,顶部安有环扣、链条、挂钩,可随身携带,可作为手中的赏玩,可任意摆放,可四处悬挂,用途广泛,使用十分方便。女性随身暗藏一枚小巧的香囊而不被人所知,走动时,周围始终萦绕沁人的芳香,可以达到玉体飘香的效果。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看到一个时代风尚。

鸳鸯与海兽的奇异组合,闪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

在出土的何家村遗宝中,一批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西域异宝引人关注,被视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碰撞孕育出的一颗颗明珠。

以“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为例,波涛汹涌的水波中心托起一只戏水的海兽,边上却奇异地伴有一对鸳鸯,中西合璧的光辉闪耀在这件艺术作品上。

据透露,类似的银碗,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出土过一件,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也收藏有相似的,两件银碗的时代和产地可能相同,应是印度北部或伊朗东南部公元4世纪至5世纪的作品,较之何家村的这件银碗,要早两个世纪以上。水波纹银碗凸起的波浪、海兽,已表明与中国传统装饰的不同,然而碗外壁满饰由禽兽、花草、山石、鹿、羊、兔、鸟构成的花纹,生动有趣,这些都是唐朝流行的纹样。碗内底海兽边相伴的鸳鸯戏水,更具唐代风格。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可能受到了粟特风格的影响,而粟特风格又多来自伊朗萨珊王朝,文化的传播在这件器物上显现出来。

■本报记者 王筱雨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花火》《坏孩子的天空》《阿基里斯与龟》《东京之眼》……作为日本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北野武今年迈入了其导演生涯的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北野武的经典作品也被喜爱日本电影的观众如数家珍。本月29日至9月5日,由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的“北野武影展”将登陆大光明电影院,通过胶片放映经典影片带影迷走近北野武滚烫却温柔的人生。

“我超越不了黑泽明,但我会尽量追赶”

“北野,你干得很不错。如果没有你,日本电影的未来将会一片混沌。”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去世前给北野武留下了这样一封亲笔信,这封信也成为了他最珍爱的礼物,每当电影事业遇到了瓶颈,北野武总会看着信,跟黑泽明说一句:“好吧,大师,我就坚持再拍一部电影吧。”不过他也说,黑泽明的艺术高度他永远无法企及,只能尽量追赶。

北野武的脾气生来暴躁刚烈,他的导演处女作《凶暴的男人》也是因为在片场导演与其意见严重不和退出剧组后,当时作为演员的北野武误打误撞接过了导演。怎知,影片里直截了当的叙事风格和北野武恰到好处地演绎受到了大量好评,这部戏不仅为北野武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的奖项,也成为了其日后“暴力美学”电影风格的奠基之作。

1994年,一场摩托车意外事故让北野武多处重伤,甚至导致了右脸的面部麻痹。当时本就不看好北野武的日本电影界纷纷唱衰,表示“北野武已经完了。”而当三年后,北野武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花火》,在威尼斯电影节举起日本电影睽违四十年的金狮奖杯后,北野武说正是这句“完了”让他憋着一股劲,决心要拍出一部让所有人满意的作品。

不可否认,“暴力”是北野武作品的一大标签,而相比于真刀实枪,北野武似乎更偏爱拳术。《凶暴的男人》中那个用武力解决一切的警察,《花火》里对欺负流浪汉的小混混一顿暴打的男主角“西”,《极恶非道》里黑道帮派之间赤裸裸的斗争……北野武的代表



《菊次郎的夏天》被称为北野武创作历程中最具自传性质、最富温情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小男孩正男和隔壁的叔叔菊次郎在去东京的途中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因为该片剧照。

作品里,肢体间的强烈冲突是必需品。然而,北野武“暴力”的用意常常是为了引出影片“最终的宁静”,就如同《花火》最后,当警察和黑社会都在追捕“西”时,他与妻子静静垂钓的场面足以让时间定格。暴力和冲突在北野武的作品中都是瞬间的情绪喷发,其后的平静才最能引发观众思考。

而北野武的影片清单里也不乏“骨子里就温柔”的作品,《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菊次郎的夏天》《阿基里斯与龟》等都能让人看见日本电影中熟悉的那份安宁和清新。尽管一生都在随性和不羁中生活,年过70的北野武谈起自己的电影生涯也多了份从容:“《阿基里斯与龟》这部电影一定程度上也在说自己的故事,主人

公误以为自己是有艺术才能,一心逐梦,而现实却愈发残酷。总结来说,有些事情还是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

画画、写小说、开潮牌,电影之外也有“燃烧”着的人生

“虽然辛苦,我还是选择那种以几亿度高温飞速燃烧的人生。”在随笔集《北野武的小酒馆》里,北野武这样写道。搞笑艺人出身的北野武在认真拍电影的同时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摄像机和银幕前。他最为人知的“业余爱好”便是画画,不少电影作品中都出现过他作画的身影。尽管已经到了能够独立开展的水平,但他却说自己的绘画功力比不上小学生。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画家,画画也只是为了好玩。我画画的基本,就是想画出和孩子差不多的东西,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电影导演与潮牌听上去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就在最近,北野武还推出了属于自己的时尚品牌“北野蓝”,亲自操刀设计了品牌的印花图案,并将日本传统文化融入到了自己的现代画中。

年过70,谈及未来的计划,北野武仍旧有很多想法。写小说,把年轻时候的故事和遭遇到的种种都写下来,关于电影,他说还想拍摄一部完全打破常规的作品。1947年出生的北野武,身体力行地告诉外界:滚烫的人生,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吴钰

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和《拉赫玛尼诺夫》日前在上剧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出品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邀请了近700名粉丝来到现场,五位音乐剧主演的头像手幅、易拉宝、展板等“应援物”一应俱全,气氛热烈堪比明星演唱会。音乐剧逐渐从冷门小众走向大众市场,借力“偶像光环”无疑拓宽了观众群体。但也有专家认为,要小心“光环”盖过音乐剧最重要的作品本身,太过依赖明星流量也折射出国内音乐剧行业不成熟的一面。

国内鲜有剧院会以制作人的身份参与剧目创作,更少有剧院会对音乐剧行业规则与内容生产提出如此大胆的口号:“偶像效应撬动上海市场”“陪你去看音乐剧就在这上剧场,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流星花园》的旋律响起,观众纷纷尖叫,并跟随改编歌词挥舞手中的横幅、打开闪光灯的手机……文化广场以粉丝见面会的形式举办音乐剧发布会,背后是上海音乐剧市场日益浓厚的粉丝文化:发布会散场后,不少“迷妹”还聚集在上剧场门外等候音乐剧演员出现;中文音乐剧演出到上海的首演场,“粉丝后援会”精心准备的展板、花篮几乎从不缺席。资深中文音乐剧制作人苏莉茗观察到,其他城市也有“追”演员一刷再刷的粉丝,但都没有上海那么多。

音乐剧选角中自带流量的演员能对票房起到很大提升,已逐渐受到业内公认。演员与观众互动的活动也因此越来越多,制作方期望增加粉丝粘度,给演员未来的演艺生涯和音乐剧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拉赫玛尼诺夫》尚未开演,剧情也在保密阶段,发布会上就已出现“拉赫玛尼诺夫后援会”热情赞助特别定制标签的矿泉水——卡司初定,演员粉丝就纷纷转发,预定大量演出票,剧目“未演先红”。

另一方面,“偶像光环”并非万灵药。不久前某外国音乐剧明星宣布将在上海举办演唱会,虽然其主演的音乐剧一票难求,演唱会销售却不如预期,最终取消了部分场次。音乐剧明星的粉丝群体相对来说较为小众,单凭“偶像光环”推广演出项目风险巨大。

文化广场负责人表示,在音乐剧选角过程中,“流量”不是唯一标准。首先要考虑演员是否契合角色,保障演出的艺术品质。“音乐剧市场不断涌现中文精品剧目,为年轻演员提供发展平台、积累人气的机会;而演员则用‘偶像光环’反哺剧目收益,才能形成市场发展良性循环。”《我的遗愿清单》去年8月首演后大受好评,韩国版权方甚至表示一些本土化改编的效果比原版更好,舞美设计、剧情改编、演员现场互动等多处细节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经历北京巡演和今年3月的第二轮巡演,共吸引观众逾万人次后,丁辉、于晓璐、张杰等演员才进入观众的认知。热情的粉丝自发宣传,带动票房和热度,也带来了第三季演出的回归。

“制作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请到‘明星’演员当然是不错的选择,但文化广场不会刻意为了‘流量’而选择‘明星’。中国音乐剧中观众熟悉的面孔其实并不多,相对于消费‘明星’,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优质的剧目去培育‘明星’。”

伦敦西区 and 纽约百老汇都反对音乐剧明星化,中国音乐剧市场依然拥抱偶像效应是否与行业规律“背道而驰”?对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音乐剧作品的宣传中,作品本身和演员人气占怎样的分量 and 行业发展阶段有关。经典作品IP需要长时间培育,而演员人气扶植所需时间短暂得多,可以快速提升音乐剧热度。西区和百老汇的经典剧目能够连续驻场上演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可能仅靠偶像的流量支撑市场;而在中国以及日韩等其他亚洲市场的剧场演出,明星卡司仍对票房举足轻重。

“产业发展的标准,究竟是作品的完善还是‘流量’的提升,见仁见智。”陶辛说,中国音乐剧产业发展现阶段可以先提升规模,但文化艺术的目标方向仍是培育经典作品,业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阿加莎的《原告证人》连演八年热度不减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五场演出,共7000张演出票全部售罄,一张不剩。这是昨天在上海大剧院开启新一轮演出的悬疑话剧《原告证人》所点燃的观剧热潮。这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的话剧首演于2011年,已经连演了八年,创下了130多场每场均一票难求的票房奇迹。与《无人永生》一样,《原告证人》也是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这些年,以“阿加莎系列”为代表的悬疑话剧,在上海的演出市场始终热度不减,演一轮“爆”一轮。有人认为,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悬疑话剧已经不是当下戏剧舞台的主流,那么,依旧坚挺的阿加莎,又为何始终在票房市场一枝独秀呢?

捕鼠器戏剧工作室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近十年中,将《捕鼠器》《意外访客》《原告证人》《谋杀正在直播》等多部阿加莎作品搬上了话剧舞台,几乎每一部戏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纵观这十年的热潮不难发现,此类话剧类型无论在戏剧感还是节奏感上,都非常适合作为培养话剧观众、引导观众“入门”的文化演出产品。加之阿加莎一贯的扑朔迷离的破案故事讲法,带给观众的代入感和“爽感”亦契合大众文化的流行。在谈到《原告证人》这部作品时,该剧制作人童薇菁对记者说,“阿婆”的经典剧本、演员精湛的表演以及导演对法庭场面的掌控,共同成就了《原告证人》的火爆。

一个多世纪以来,阿加莎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拥趸。曾主编过阿加莎作品全集的三毛写过过这样的评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官,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就会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进行上千场华丽辉煌的捉迷藏游戏,乐而忘返。”著名作家王安忆也是阿加莎的超级影迷,她甚至写了一本《华丽丽家族》来逐一阐述阿加莎小说里的人物。而《原告证人》中出现的40个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龙套,堪称个个出彩。

《原告证人》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一场纯正的英式法庭激辩,高高在上的法官,只凭几句苍老的咳嗽就能吸引住观众;只有一次出场机会,却把老女人的自卑嫉妒演绎得精彩纷呈的女仆……辩护律师、法官、原告妻子,个个在庭上唇枪舌剑,令人过目不忘,上话著名演员宋忆宁和吕凉等更是这部作品的“金牌保障”。

话剧《原告证人》由阿加莎亲自执笔,改编自她的同名短篇小说,但舞台版和小说的结局不同。该剧1953年在伦敦连演468场后,继而被搬上百老汇舞台上演645场,并获得纽约剧评家协会最佳外国戏剧奖。此后于1957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好莱坞银幕,由比利·怀尔德执导,查尔斯·劳顿和玛琳·黛德丽主演。这部改编电影获得了诸多殊荣,包括7项奥斯卡提名。

粉丝热情高涨,主打明星牌的音乐剧未演先红 偶像光环助推,上海音乐剧持续「高温」